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八十四回 辦交涉庸奴降秩 詔大官觀察欺貧

且說祁觀察得了周制軍參他降級的信息，只把他氣得一個發昏。在祁觀察本來的意思，原是聽著那位幕府的話兒，有心取巧，明曉得個這當兒事情□分難辦，所以故意充個好漢，幫著百姓和外國人為難，外國人不答應起來，預備著上頭把他調任別處，或者把他調省察看；就是再頂真些，也不過一個撤任罷了，只要等這件事兒的風頭過了，上頭一定要大大的把他調劑一番。那知人有千算，天有一算，偏偏碰著了這位周制軍也不把他調任別處，也不把他調省察看，單單的把他降了兩級，好好的一個道台，降了一個通判，你叫他如何的不氣？閒話休提，只說祁觀察自從降官之後，便和那位幕府吵鬧，說他出錯了主意，那位幕府朝著他呵呵冷笑道：「你不要這般模樣，幸而我教了你這樣的一個主意，方才落得這樣的一個收場。若憑著你的主意拼命的巴結外國人，做他的奴才，只怕百姓們大家不服，鼓噪起來鬧了個大大的亂子，那時你又怎麼樣呢？如今你雖然降了官，卻得了個絕好的聲名，將來總可以找個出路，你不感激我教你的主意也還罷了，還要平空的和我吵鬧起來，這不是笑話麼？」祁觀察聽了這一番說話，啞口無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得收拾收拾回到常熟，做起紳士來。

這常熟縣分本來是個小地方，沒有什麼大紳士，祁彥文雖然是個侍郎，卻向來不肯干預公事的。這位祁觀察回到常熟，便干預起地方上的公事來。不但民間詞訟爭論的事情他要插進去幫個忙兒，就是地方上的公款，常平倉裡頭的積穀，他也要千方百計的想著法兒出來混鬧。地方上有了這般一個無恥的紳士，就有許多卑鄙齷齪的刁生劣監，挺身出來做他的走狗，在外面招攬詞訟，把持衙門，無事生風，招搖撞騙，把常熟一縣的人弄得一個個叫苦連天，恨入骨髓。剛剛這個當兒，兩江總督劉制軍和兩廣總督壽制軍連銜保奏祁祖雲老成練達，才識兼優，便開復了原職。

祁觀察到了這個時候，當了幾年紳士得著了滋味，覺得當這個紳士，比出去做官的進款還要多些，便立定主意不出去做官，也不進京引見，只拼命的在本地想著法兒搜括銀錢。這個時候，正碰著各省舉行新政，房屋田地都要加捐，祁觀察借著這個名色，假公濟私，行出許多新法，把這班百姓捐了又捐。捐出錢來，開辦地方上的新政，又都是祁觀察一個人經手，憑著他怎樣中飽私囊，斂錢肥己，那一個敢道一個字兒？

這位常熟縣劉大老爺又是一位不理民事的糊塗蟲，他衙門裡頭有個通房的丫環，年紀止得□八歲，卻生得山眉水眼，皓腕纖腰，劉大老爺收他做了通房，便想把他升做姨太太。不想劉大老爺在家鄉帶來一個姪兒，到了任上就叫他管理帳房。這位姪少爺年紀止有二□三四歲，翩翩年少，顧影自憐，不知怎樣的一刮兩刮，和這個丫環竟刮上了。偏偏的事情不巧，那一天兩個人正掩在書房裡面輕輕悄悄的說話，不料劉大老爺正在外面走過，聽得書房裡面有男女嬉笑的聲音，便掩著身子從門縫裡張了一張，不覺心中大怒，那把無明業火從腳心底下滾騰騰的直冲到頂門上來，按捺不住，當時就要發作。忽然轉一個念頭，想道家醜不可外揚，這件事情要是鬧了出來，別人只說我沒有家教，所以鬧出這樣的事來，我的面上怎麼下得去？想到這裡便勉強忍住了。悄悄的走了進去，一個人坐在簽押房裡，想那處置的法兒。想著：「這個賤人我何等的抬舉他！想是他嫌我年紀大了，不願意跟我，所以做出這樣的事來。這個小畜生尤甚可惡，他明曉得這個人是我收過房的，竟近起禁嚮來。」

心上這般想著，越想越氣，立刻把那位姪少爺叫了進來。反轉臉皮，叫他收拾行李立時回去。這位姪少爺見了這般聲勢，明知道是那件事兒發作，不敢多講，只說帳房裡頭還有許多經手的事情，恐怕一時不能就走，要等料理明白了方才好交代別人。

劉大老爺大聲說道：「不用你這般小心，帳房裡頭不是你一個人，你只顧回去就是了，給我立刻動身，不許耽擱。」這位姪少爺聽了無可如何，只得拜別了劉大老爺，垂頭喪氣的自家回去。

劉大老爺攆走了姪兒，把這個丫環叫到面前痛打了一頓，叫了一個家人、一個僕婦進來，叫他們帶著這個丫環，到上海去賣給堂子裡頭。大家聽了面面相覷，不曉得這位老爺是什麼意思，這個僕婦便上前說道：「稟老爺的話，僕婦的兒子高福已經三□歲了，還沒有成過家，可否求老爺的恩典，抬一抬手，不要賣他到堂子裡去，賞給僕婦做了兒媳婦罷，老爺要賣多少錢，僕婦情願照數繳上來。」劉大老爺聽了，心中大怒，拍著桌子大聲說道：「你曉得什麼，我正為這個賤人沒有良心，所以要把他賣到堂子裡頭去，有意叫他受些磨折，吃些苦頭，你們不准多話！」這個丫環聽得要賣他到堂子裡去，只嚇得芳魂飛散，珠淚縱橫，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苦苦哀求。劉大老爺鐵青了臉，一言不發。這一鬧，鬧得裡頭那位夫人也走了出來，也勸著劉大老爺道：「你心上不喜歡這個人，好好打發他嫁人就是了，何必一定要把他賣到堂子裡頭去呢？這樣的事情不是我們做官人家做的，譬如做個好事，把他放了出去罷。」劉大老爺冷笑道：「你不要來多管閒事，這件事情我主意已經打定，憑你什麼人來說也是不中用的。」這位劉夫人本來性情懦弱，衙門裡頭的事情做不得主，聽了劉大老爺說得這樣的斬釘截鐵，便也不敢多口，憑著他去胡鬧。當下劉大老爺立刻打發這一班男女動身出門，臨出門的時候，還再三再四的吩咐他們一定要賣到野雞堂子裡去，賣了二百五□塊錢，劉大老爺方才出了這一口惡氣。

看官，你想這個賣良為娼、買良為娼，是照例禁止的，做地方官的人碰著了這般的案子，一定要把犯罪的人重重的懲辦他一下，以儆後來。如今這位劉大老爺非但不能禁止，倒反自己把好好的良家女子賣到堂子裡去為娼，你想如今做官的人還有什麼交代？

閒話休提，只說劉大老爺到了常熟縣任上，不到一年就鬧了一起誣良為盜的案子。本地的紳士大家聯名出了公呈，到江蘇巡撫丞中丞那裡去告他。朱中丞想要把他撤任，劉大老爺聽得這個消息□分著急，便求了祁觀察和他設法。剛剛祁侍郎的朱中丞是同一年，祁觀察便不顧死活的求了祁侍郎的一封信給朱中丞，著實和劉大老爺講了幾句好話，朱中丞接了祁侍郎的信，便把這件事情擱了下來，只當沒有這件事兒，劉大老爺方才放下心來。白此以後，感激這位祁觀察就如親生父母一般，差不多常熟一縣的公事，都要聽著這位祁觀察的指揮。以前祁觀察在地方上把持公事，劉大老爺心上還有些不以為然，自從經過了這一番，祁觀察做起事來越發順手，沒有一些兒阻礙的地方。祁侍郎見他在地方上作威作福，也著實勸過他幾番，見他不聽，也只得罷了。

這一天也是合當有事，祁侍郎正要叫帳房先生反打銀票，恰恰碰著了祁觀察進來，問起為什麼要打銀票，祁侍郎把錢小姐的事情和他說了。只見他把眉頭一皺道：「天下的事情哪有這般容易！他家裡頭死了人，與我們什麼相干？要是典房子的人大家都要找起價來，那裡找得盡許多？」祁侍郎聽了這一番說話，心上又捨不得那五百銀子起來，便道：「你的話兒雖也不差，但是我叫他隔幾天來聽信的，倘若他一定要在房屋上靠借五百銀子，卻叫我怎樣的回覆他呢？」祁觀察聽了拍著胸脯道：「不要緊，這件事情交給我就是了。就是靠屋借錢，也要兩下情願，難道好硬借不成？」祁侍郎聽了，雖然覺得不甚妥當，但究竟心上蠟蠟整整的想要省這五百銀子，便依著祁觀察的話兒。

等錢小姐來了，祁侍郎也不請他進去，自己也不出來，只請他在廳上坐著，叫人請了祁觀察來，見了錢小姐，一口回絕。錢小姐見了祁觀察那般神氣，大模大樣的目中無人，心上早有了三分不快，便問他道：「靠屋借錢是我們這裡的常事，府上又不是拿不出錢人家，為什麼不肯通融一二？」祁觀察道：「靠屋借錢也要兩家願意，我們不願意借，便怎麼樣呢？」錢小姐聽了，拂然不悅道：「既然府上不願意，這個房屋卻是姓錢的產業，如今我要請府上外加五百銀子的典價，那也算不得什麼。」祁觀察冷笑道：「當初典屋的時候說明六千銀子典價，原是兩下願意的，如今為什麼平空的又要加起價來？」錢小姐道：「我也不是無故加價，這裡頭也有一個不得已的苦衷……」說到這裡，正還要說下去，不料祁觀察早立起身來，臉上現出一付不耐煩的神色，口中說道：「不必多講，我也沒有工夫和你講話。我只曉得出了錢典你們的房子，並沒有有一些兒虧負你們的地方，至於什麼借錢不借錢，加價不加價，我一概不管。你還是快些回去罷，年紀輕輕的婦人，來去出頭露面，也狠不便的。」錢小姐聽得祁觀察這一番說話一味的

不講道理，只氣得面罩濃霜，花容失色，不由得冷笑一聲道：「怎麼平空的說出這般不講理的話來，可不是奇事麼？」

祁觀察聽了也怒道：「我好好的和你講話，是賞你的臉，你倒連我都衝撞起來，你說我不講理，我就不講理，看你可有什麼法兒？勸你趁此早些回去，還好保全面上的光輝，如若不然，那就莫怪得罪了。」錢小姐聽了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，一時怒髮起來顧不得什麼，立起身來大聲說道：「天下的人講天下的理，難道你們做官的人就好不講理的麼？枉了你們還算都是世家子弟，原來一個個都是些不成材料的草包！」

祁觀察聽他罵得尖利，也不由得心中大怒，高聲喝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還不給我快些滾出去，這個地方是容你放肆的麼？」錢小姐聽了，轉覺得有些好笑。便又冷笑一聲道：「這個地方是我們姓錢的產業，你既然住了我們的房子，我和你便是賓東，難道你這個地方是皇上的紫禁城，我們到不得的麼？」正是：盲風怪雨，摧殘上苑之春；叱燕嗔鶯，惆悵金鈴之使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